

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之六 雜著 卷之七 雜著 卷之八 雜著 卷之九 雜著 卷之十 雜著

馬叙倫學

王筠曰。此許君自叙其書也。蓋放太史公自序為之。然云第十五。非也。既為自叙。不得沿本書之次第。叙固云。此十四篇。後漢書儒林傳亦曰十四篇。是也。如太史公自序在百三十篇之外也。許冲表雖曰十五卷。乃進書時稽其卷軸也。

叙曰。

段玉裁曰。叙二字舊在下文。此十四篇之上。今當移置於此。左宣十五年傳正義引說文序曰。倉頡之初作書。可證。史記漢書法言太玄叙皆殿於末。古著書之例如此。倫按段說是也。張行字亦謂自序止一篇。本不分前後。今本此十四篇之上有叙曰二字。當刪。蓋此十四篇五百四十九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二說。解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即承上文十四篇之目而言。故下續之曰。其建首也。五一為端。則又自叙其始一終亥之義。固班然也。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

倫按犧字雖見本書。然賈逵以為俗字。倫謂此呂忱字林之文。且易釋文。色犧。孟京作伏戲。若許於易用古文。則自作伏戲也。此蓋傳寫者易之。

仰則觀象於天。

倫按仰字雖見本書。疑為呂忱所加。後文竊印景行。字止作仰。則此蓋傳寫者增人翁。休易傳也。

俯則觀法於地。

倫按俯字本書所無。雖自叙用字不必限於倉頡及訓纂三篇之所有。然本書有順字。使順字為本書所固有。許自當用順不用俯也。蓋傳寫者以當時通用字易之。知非呂忱所易者。順下有重文作僂。為呂所加。呂當用僂而不用俯矣。或謂此本易繫辭文。易用俯仰。許不得而易也。倫謂許不盡用易文。下文視鳥獸之文。易文視字六作覩。釋文不出別本。則許易之。此許不盡用易文之證也。法字本書作灋。重文作法。說解曰。今文省。重文古籀奇。或為呂忱所加。此言今文疑出江式古文字。蓋六朝灋字竝有作法矣。此亦傳寫省之。易文當本作灋。許亦然也。

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錯本垂作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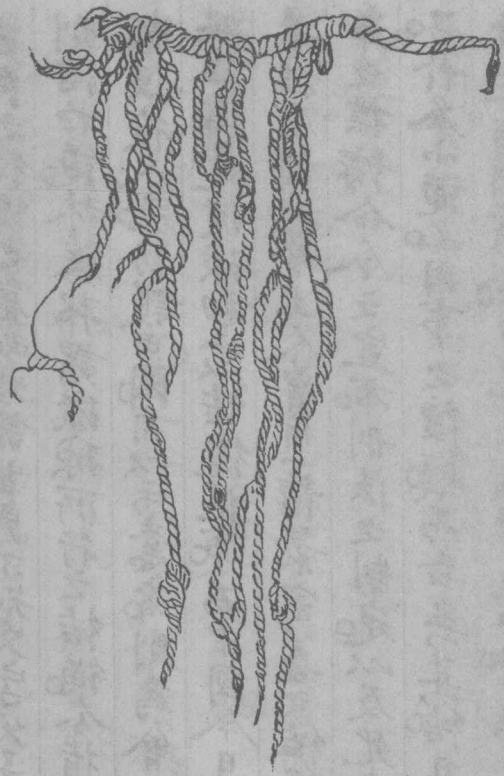
倫按以實信字也。漢書猶用臣。許亦當然。垂字錯本作𠄎。許書舊本也。以垂二字傳寫者易之矣。伏羲氏者。上古以獵取飛走動物為生。時代之二族之併。古之併氏。今言籍貫中國於此時代。有此二族發明用八卦為工具。以傳達意思而助記憶。易正義引易緯卦者。挂也。言縣挂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然卦字從卜。而卜為占兆。與縣挂無關。原卦之始作。本非以為卜筮。蓋未有以六書方式所製。今日吾人所用文字。時代之傳達意思而助記憶之用。具其物之形式。以載籍相傳之。☰☷☱☲☳☴☵☶。觀之。其原則為一奇一耦之二。倫以為其物以土為凹凸之形。一非中斷。乃中虛也。蓋象牝牡之器為之。上古崇拜生殖器之然也。以其縣挂而示人。故名曰卦。然八卦之名。字本作圭。圭者。緣後世發明以六書方式制成。今日吾人所用之文字時。追為立名。以其為土所作。故字從土。以其為牝牡形之二土物。故從重土。以其本乎為挂。故仍其音讀。卦則卜卦字也。八卦雖與吾人今日所用之文字異物。而為傳達意思而助記憶之工具。則同。故推原文字之作。必先及之。易字後人加之。蓋易者書名。易之所載。雖不離八卦。而其用



為卜筮。乃利用廢棄之記事工具為卜筮之工具也。且易為文王所作。傳有明文。而繫辭亦無易字。及費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

蔣善國曰。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只概言上古。未言其定出何代。莊子胠篋。昔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則指定十二時代。而以神農殿之。容成氏即穆天子傳之庸成氏。大庭氏亦見左傳。則莊子言當有所本。據其言。結繩之始。雖不可推定。而至神農氏之時。猶有存者。故段玉裁謂自庖羲以前。及庖羲氏及神農氏時。結繩為治而統其事也。結繩之法。不可詳考。所可見者。惟周易曰。羲引鄭玄注。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而鄭言殆出於臆測。非有實蹟可據。朱熹謂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是宋時苗民之結繩也。箴如煌謂。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鼠牛席馬紀年月。暗與曆書合。性善記。懼有忘。則結於繩。林勝邦謂。琉球所行之結繩。今指事會意兩類。凡物品交換。租稅賦納。用以記數者。則為指事類。使役人夫。防護田園。用以示意者。則為會意類。其材料多用藤蔓草根莖。或木葉等。今其民尚有用此法者。是琉球初以結繩記事。而中國今日之俚俗。猶有毋相忘。縮衣帶作結記之。亦古代結繩之遺念也。若拉底謂。秘魯土人曾用一種最完善之結繩方法。名為結。凡人民之統計。土地之界域。各種族及兵卒之標號。命令之宣布。刑法之制定。以及死者之墓誌。莫不賴之。其法以主繩繫有定距離之各色繩子於各小繩上。因事之種類而各異其結。且以各種顏色以代表等事。項如紅色代表軍事及兵卒。黃色指明黃金。白色表明銀及和平。綠色象徵禾穀等類。又單結表示十。雙結為二十。重結為百。二重結為二百。餘類推。此外。美利堅國加利福尼亞洲之巴羅尼亞。印第安人。西阿非利加洲之阿比瑞。

土人然希斯土人郝威夷土人臺灣生番以及澳大~~利~~亞洲土人亦用結繩之法今列秘魯之結子如左



倫按神農氏者上古以耕種植物為生時代之一族之儔此時代中有一族發明用結繩之法以傳達意思而助記憶尋伏戲作八卦古書亦謂制九數或伏戲亦有記數之具故莊子不言伏戲~~卦~~作而以伏戲神農並列於結繩為治乎抑或八卦如倫所謂土作之物其用六以記數且可重為六十四而其用愈繁但不易辨別則轉失其效用故至神農時復修結繩之法而其法或較伏戲以前者為進步故又行而能通而八卦遂廢邪結繩亦為傳達意思而助記憶之工

具故推原文字之所由作而不及之

庶業其繁

倫按繁字本書作絲此六傳寫者以當時通用作絲而加支旁也

飾偽萌生 錯本飾作飾 黃帝之史倉頡 錯本倉作蒼

嚴可均曰汗簡略叙引作蒼頡下有史云史臣蒼頡沮誦九字疑校者附注郭氏章連引之段玉裁曰

帝王世紀黃帝史官倉頡衛恆四體書勢昔在黃帝創製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二人

皆黃帝史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誦者文略也桂馥曰論衡骨相倉頡四目為黃帝史世本沮誦倉頡作書

呂思勉曰言中國文字起原者莫古於易易繫辭止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未嘗鑿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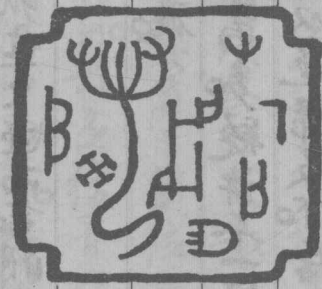


為何人。荀子解蔽。故好書者眾矣。而蒼頡獨傳。韓非五蠹。倉頡之作書也。自漢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王氏春秋。君守。倉頡造書。說文乃以倉頡為黃帝史。然倉頡為黃帝史之說。亦鑿空附會。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者。以緯書言三皇無文。而黃帝為五帝之首也。而司馬遷班固韋誕。宋衷傳。玄因謂蒼頡為黃帝之史官。然治史辨之曰。管子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世本云。史皇蒼頡。同附。又云。沮誦蒼頡作書。亦未嘗言史官也。及韋誕傳。玄皇甫謐等。為遽以為黃帝史官。蓋謬肇於宋衷。衷注世本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何所據而云。則以倉頡為黃帝史官。特東漢人附會之說。西漢固無是矣。緯書多以倉頡為帝王。緯侯之作。偽契哀平。猶且如是。則知黃帝史官之說。其出甚晚。淮南本經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修務訓。史皇產而能書。亦見此堂書。引隨筆子。皆無史官之說也。然倉頡為古帝王之說。亦不可信。以出緯侯故也。倫按如今日吾人所用文字。乃本於象。徵方法以傳達意思。而助記憶之具。即所謂圖語者。而演進為每箇獨立之文字。其創造之始。誠不能遽定其確實之時代。然在神農以後。則無疑。蓋以與結繩為異。紉而校。結繩為大進步者也。相傳始於黃帝者。亦以黃帝在神農之後。而吾國古代文明。至黃帝而已。粲然。故每有創作。輒託附於黃帝也。或謂莊子以軒轅次苾胥尊盧祝融伏羲神農之前。則莊謂黃帝在羲農前矣。此則不悟莊所併稱。軒猶伏羲。戲神農。皆一族之稱。或黃帝乃其後世耳。若夫倉頡年代。亦莫能定。倫謂倉頡本非人名。史官之說。宋衷必有所本。但不出於附會。其附會亦有所由。此下文曰。見鳥獸踰遠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書謂以文字寫於器也。故臣氏春秋。君守言。倉頡造書。世本亦謂蒼頡作書。緣今所用之文字。必須用筆書之。而書為史之轉注字。史則筆之具。筆史一字。書之初文也。其字後又從一。一則筆之初文。刻寫之工具也。並見三篇。

聿字史字書字下。上古自無毛筆。用以書者刀筆。即非金屬所製之刀。亦類是之工具也。以之刻畫文字。故曰書契。契者。初之借字。詳後初造書契下。初為刻之轉注字。倉頡者。近有日本人某謂倉頡即創造書契之事。而即以名創造書契之人。此說誠是。共工及禹皆以事名其人之例證也。然創造字本書作初。讀若創。而初實亦之轉注字。創亦亦之轉注字。亦則傷害之傷本字也。並見亦字初字下。今言創造者。即產造也。然則倉借為產。創產同為舌火後音也。頡借為初。同舌根音。聲亦同脂類也。本書頡類為轉注字。是其例證。淮南脩務訓。史皇產而能書。蓋即本於創書之傳說也。呂氏春秋勿躬。史皇作書。世本。史皇作圖。藝文類聚引圖作畫。圖字即最古之圖畫。故作書亦可言作圖。高誘注呂書曰。史皇倉頡也。注淮南脩務曰。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蹟。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偏謂史皇即書皇。頡皇即初皇。蓋各從其事業而予之名。謂之皇者。猶今紹興呼店主曰店王耳。或皇取始義。明其為初本創文之始者也。曰倉頡或稱史皇。乃有史官及自古帝之傳說。然史官即今所謂書記員。始造文字之人。即為當時握政權者之書記員。亦未嘗不可也。見尹字下。世本言。沮誦倉頡作書。宋衷以沮誦倉頡為二人之名。倫疑沮誦蓋創初作書者之名。又疑沮誦即祝融。乃氏族之名。武梁祠堂畫象祝融氏作祝誦氏。而今之所謂祝由科者。依本書字當作誦誦。是其例證。古書言。祝融為火正。倫疑祝融氏為叢明用火者。即燧人氏。故莊子有祝融而無燧人。沮誦曰叢明火而又叢明書。率屬可補。以炭可為筆也。左傳記邾子言。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即伏戲。龍者伏戲氏之圖騰。使水先有圖畫之工具。又安能畫乎。古書言。燧人在伏戲前。而莊子六次祝融於伏羲之上。然則書實創於祝融氏。世本正據傳說而記之也。或據管子輕重言。黃帝鑽燧生火。以熟葷臊。是燧人當在



黃帝之時。沮誦不得。即是燧人也。倫謂祝融之後。世為火官。在黃帝時者。其後胤也。黃帝之時。文化  
 於盛。故諸言創制。輒附黃帝。故管子有此記。仍不害義也。伏戲既以龍紀。故偽孔書傳言。伏羲造  
 書契。蓋六本之傳說。若章炳麟據荀子解蔽言。作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曰。謂倉頡不過  
 整齊之耳。說雖近理。然倫謂荀子所謂書者。猶今吾人言記錄之工具。則如吾人今日所用文字。未經  
 造成以前。自有許多試作者之可稱。萊柏斯謂人類思想。豈達有五時期。第一。象徵主義。第二。摸  
 型主義。此美洲印第安人過湖探險之記錄。奧傑布哇女子之情書。皆屬於象徵主義時代之產物。  
 若吾國古金器所列。如亞形立斝彝之  
 型主義。固當經過一象徵主義之  
 器所列。是其遺則。而吾人今日所用  
 名百物。蓋由今日吾人所用之文字  
 倉頡為黃帝史。與倉頡初造書  
 見鳥獸號遠之。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蓋亦其類。而吾人今日所用之文字。當屬於摸  
 時期。偏以為沮誦所造。蓋象徵之圖語。古金  
 之文字。實為後一時期所成。左傳言。黃帝正  
 創造完成。且應用於政治上。故左傳有此記。而  
 契之傳說所由來也。

倫按契為類之初文。書契字當作契。或謂當作契。非也。蓋此言書契。猶今言寫刻。非所謂打木格子之契  
 也。契者。丰之後起字。丰者。今本書訓州蔡也。而顧實以為古契字。是也。世自之  
 公孟言。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列子說符言。宋人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  
 釋名釋書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峒溪織志。苗人雖有文字。不能皆習。故每有事。刻木記之。以為信約  
 之驗。檣檀傳。刻木為信。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苗俗紀聞。俗無文契。凡稱貸交易。刻木為信。或數刻

刻以多寡遠近不同為分。為二。名執。如約時合之。若符節也。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古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其繩。事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六是以相治矣。其者。決也。取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義。蓋書契。結繩而興。而書契復非一事。書謂寫物象於器。契謂刻木識數。非之為文。由木而變。而木已若今所謂算書矣。諸婦自有侖字。其所從之木。亦即木也。而字形校正。然尚非初文。本書核字。從木。契聲。核是今木人為箱。匱。抽。屨等具之筍頭。筍頭即在木板之邊。鋸成齒形。可知其原即出於木。故其名猶曰核也。以知古之丰字。本作𠄎或𠄎。變而為𠄎。亦即所謂打木格。但刻為而無文字。此言初造書契。乃承見鳥獸蹏迹之迹而言。明是指書初文字。而非謂倉頡造木格之契也。但初字。得聲於丰。由語原然耳。

百工以文。萬品以察。茲取諸夫。夫揚于王庭。

倫按本篇於于二字。注見。而作於字者為多。疑許本一律作於。或一律作于。傳寫者易之。

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嚴可均曰。左宣十五年傳。正義引。即謂之字。下有文者。物象之本。書序疏引。作文者。象物之本也。當補王筠曰。續漢書祭祀志注。引。其後作其有。倫按嚴說是也。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而悟圖畫之法。因用之人事。然觀古金器刻文。可知在未造成為今所用之每箇獨立之文字時。實先有象徵方法。以傳達意思。而助記憶之工具。至倉頡而益神明其用。而依類象形之文立焉。此下文。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然此六者之中。指事象形會



意三書實皆屬於形系。形聲轉注假借三書則屬於聲系。形系者即此所謂依類象形故謂之文。聲系者即此所謂形聲相益之字。然此則言倉頡造文其後造字則非一時可知。度之文化進展之程序。固宜宜然也。夫圖說者或以極簡單之形表示一整箇意思。如古金器刻文之僅著一器或一物。弓父庚自之。祖丁等之。是也。或以簡單之圖畫而寓餘後之意思。如上舉亞形立旂彝之形。初者是也。今之字形文固每箇獨立。而指事會意之文。雖似沿襲象徵方法以傳達意思而助記憶之工具。然今之會意之文。顯然屬於模型主義。蓋如盟之為兩手弄水於四中。祭之為以手持肉於示前。步之為陟奔之為降。及之為追人。印之為按人。以圖畫成之。一視而可識矣。即指事之文。如臣之為縛人。馬之為意物氣。及甘之為口有所含。刃之為刀有所覺。雖須察而見意。要異乎圖語之費揣摩解釋。且指事會意之文。惟以象形之文為其基礎。而亦自成其每箇之單位。亦顯然為進步之作也。其後因社會之進步。庶業其繁。飾偽萌也。此固畫性之文。不足控用。於是復有假借。因襲形系之文。而創為聲系之字。則形聲之書興焉。其法以此形為主義者。則以彼形為聲。後可以此形聲之字為主義者。而以彼形聲之字為聲。然後相生而無窮矣。故謂之字。字者原之為文。見字字下。字者婦人褰子也。正明其生之不絕也。字者孳乳而浸多也。錯本浸作浸。

桂馥曰。切韻音義廿之引。昔倉頡造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浸多也。字。去也。左宣十五年傳。正義引。文者物象之本字。孳乳而生。著於竹帛。謂之書。錯本於竹。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五之世。鈕樹玉曰。這當作說。段玉裁曰。這俗。此等皆後人所改。然漢碑多用這。或許不廢俗字。昌思勉曰。魏

書法或傳或上表請修古今文字。其後多本許序。彼文作迄於三代。厥體頗異。惟依類取制。未能悉珠。倉氏無語言與此相反。則許序此文。或遭後人改竄耶。倫按上文言黃帝、史倉頡。而五帝首黃帝。此安得言以迄五帝三王之世。疑五帝二字。後人妄加。彼以倉頡為古帝。在黃帝前。即又疑以迄至周。馬都廿六字。乃呂忱或庾儼跋或校者所加。去之而詞義及詞氣皆貫。迄字本書所無。走部。迄。直行也。即迄字。此傳寫者易之。蓋迄字亦或字林文。呂忱加此文。字宜作迄也。

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

倫按泰山封禪之列。管仲、孔丘有不能識者。蓋未有今日所用文字以前之紀錄工具。惜今不傳。今傳岫嶧山碑、紅崖石刻。傳為夏殷時物。其文詭異。不可以六書求。禹碑偽作甚顯。即不然。亦或最古記事工具之一。但非倉頡造文以後之殊體。上文言改易殊體者。或如下示元、元、元、元之類。

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倫按此言周禮。自指今所謂傳之周官禮六篇而言也。然其書真偽猶無定論。而六書之名。則始見於周官禮。使周官晚出於秦漢。則彼時已有六書之說。六書者。乃後人研求文字。歸納而得其菁。造可分六類。固非先立此六法以造文字也。江聲以為當不始於周。而始於造字之初。蓋未之思耳。許即本此以分析六書。餘文而解說之。

一曰指事。

鈕樹玉曰。繫傳一曰下脫指事二字。倫按漢書藝文志作象事。周官保氏注作處事。二書皆次於象形之後。志首象形。次象事。次象聲。次轉注。次假借。注首象形。次會意。次轉注。次處



事次假借次諧聲。本書首指事。次象形。次形聲。次會意。次轉注。次假借。鄭班與許年位鱗次。得互聞緒論。而言六書名號次第。乃竟不同。豈古來止有六書之傳說。故得各以意定之耶。倫謂名號宜從許說。知者形系之文。本是圖畫。圖畫必先象物為形。此理可斷。故此上文亦曰書者如也。如也者。各如其物之形也。○D  
其。○D。此依甲文本書作日。D。其。彌位其形。謂之象形。副其實也。二。依段玉裁說。金甲文。然。甘。刀。此為指事。曰象曰處。不能兼之。名曰指事。乃茲容之。杲。宥。盟。此為會意。本書舉武信為會意之例。皆誤。詳下。異體相會。位得其所。察義明情。知其意焉。如謂之象。意為心行。在何取象。江河。魴。鯉。謂之形聲。形至聲從。義極分明。曰象曰詭。則江河可通。魴鯉亦然。然則班鄭立名。雖異妄作。而函義不完。斯校許如。若乃次差。鄭氏所欽。最亂條理。徐錯段玉裁論之詳矣。晚近黃以周欲為鄭注立辯。然其說矛盾實多。不攻自破。學者究心。自能瞭然。五經文字序曰。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王筠謂張參既引保氏。則所列名目。當出鄭注。而次第不同。今本或張所據。鄭注為未經倒亂之本。豈或然與。許次以指事。先清人依違各半。然此上文言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夫類為物類。日月山川。牛羊草木之區。以別者是也。依物之類。而各象其形。故此下文曰。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星是也。是則形為首創。許固自言。況象形指事同謂之文。指事與象形異者。象形之文。當其造成。即如物體。○D。其。是也。指事者。先有象形之文。復以符號式之物。加於其體。以所加者在物之適當處。而見意。二。甘。刀。是也。先有一地之初文。一天之本字。口刀之文。而以符號式之一筆。各加於其體。著一於地之初文之上。明有物在地之上也。著一於一天之本字之下。明有物在天之下也。著一於口中。明口中有所含也。甘為舍之初文。著一於刀。明刀口即刀之鑿也。然

則安得使<sup>指</sup>事躡等而居於象形之上乎。又此言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視而可識者非二口刀  
乎。察而見意者須審別其中何以復著符籀或之一筆也。是亦可證指事必生於象形之後矣。然先  
於今日所用文字之記事工具即圖語中。可證明象形指事會意三種性質皆備。此班鄭與許次第六書  
所以各異乎。然此但可證明今日所用文字由圖語而演進改作者。非象形指事會意三書竟無次第可  
言也。會意之當先於形聲。理不難曉。而張行字謂二書力敵勢均。絕無先後。形聲之字。具有以會  
意字為聲者。會意之字。亦有以形聲字為意者。今日形聲之字。以會意之字為聲。遂謂會意當先  
於形聲之前。則言字從口辛聲。而信字從人言會意。言字以言中會意。故字從文方聲。而教字從出  
放會意。不又形聲。當先於會意之前乎。然張所舉以為證者。皆本書說解之偽者也。詳各字下。倫通  
察許書全體。實不能證明會意之文。有以形聲字為主義者。至形聲字之主聲部分。不後可以會  
意字為之。且有以象形指事之字為聲者矣。由此而言。意聲二書之先後。為後者疑乎。至若轉  
注之字。其本身實皆形聲之字。許所舉為例證之考老二字。固皆形聲。口轉注為噉。唐轉注為慶。  
口廣為象形之文。而噉慶則形聲之字也。則其次自當後於形聲。更不足論。獨假借一書。諸家皆  
以假為無足致疑者。則由未深明乎。所以為假借也。下文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許但明其義  
矣。而六殿於六書者。宜果非定次也。抑倫謂假借者。如書造祭字時。即以示為祭。未造分字時。即以八  
為分。其他若以玉為金。玉之玉。小為大。小之小。多為多少。少之少。黃為青。黃之黃。白為黑。白之白。男為  
男女之男。女為男女之女。力為勢力之力。東南西北亦各有其本義。而以為方位之偏。此皆所謂本無  
其字。依聲託事者也。是假借者實首先發明。利用聲符為字之法。特甚。法不利於推行。故形



聲之字繼之而興。然則假借者實聲系之首列也。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

桂馥曰。宋本作察而見意。段玉裁曰。當依漢書藝文志注作察而見意。意音如憶。識意古音在第一。部以下每書二句。皆韻語也。

上下是也。

段玉裁曰。上下當作二。此謂古文也。倫按段意古文即初文。有在一之上。有在一之下者。視之而可識。為上下。察之而見上下之意。倫按視而可識。謂象形之部分。察而見意。謂符號式之部分。視而可識。則形自分明。察而見意。則義須默會。如甘為舍之初文。視口即識其為口。察一在口中。乃見口中有物。所以為舍也。刃為刀。鑿視力即識其為刀。察一在刀口。乃見此為鑿處。所以為刃也。故此八字之條。雖不知古說如是。或為許所自立。然堦為指事。律令。夫就已成之物。尋究其原理。索釋其原則。因與以統制其物類。所謂科學者皆然。六書之於文字。即同此例。而學者或不信文字者。有六書之指事。或忽於此八字之條。遂昧指事之作。若徐錯於又。又寸甘。眉。亦之類。斥為指事。明其職矣。而於土之屬。則又不然。是其所隸。且半。半。空。同。刃。亦相等。於半。亦則曰指事。於半。字。蓋以與半。同意。而無說。於刃。字。乃曰會意。然則偶爾會心。致有一得。非開明於律令。所以能斷也。自爾學者。率無灼見。段玉裁於指事之文。強半謂之合體象形。則何心別於會意。而於凶。字。則曰指事。依得之矣。然察其好意。實未明乎凶之所以為指事也。合體象形之說。近人章炳麟猶持之。章亦未明乎所謂指事也。王筠曰。指事者。須分明說之。其字之義。為事而見。則先不提於象形矣。而其字形。非合他字而成。或合他

字。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則又不提於會意形聲矣。又曰。會意者。會合數字以成一字之意者也。指事或兩體或三體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間。以為之。孟斯為指事。說文曰。視而可識。則近於象形。察而見意。則近於會意。然即此二語深究之。即知所以別矣。其後張行字。廖登庭黃以周岳森所說大致相同。而實自張有美元滿發之。張有曰。指事者。加物於象形。之。直著其事。指而可識者也。如本末。又之類。美元滿曰。以象形加物為指事。其文有加。既不可謂之象形。而所加之畫。亦不成字。亦不可謂之會意。美說尤簡而該矣。然諸家之於指事。一畫。差。界。域。以視前人。固為優越。而不能於每箇指事。之。灼見無訛。王國劭力於許書全部學識。勝於餘子。然察其所作。指事諸文。實多出。蓋由其於理。論已有所弱。故也。其曰。其字。之。義。為。事。而。見。則。失。不。況。於。象。形。矣。夫。文。字。之。作。孰。不。為。事。而。見。度。王。之。意。以。為。象。形。之。文。為。物。而。作。物。實。體。也。指。事。之。文。為。事。而。作。事。虛。體。也。故。如。是。云。爾。此。乃。詞。痴。可。以。無。論。其。以。此。刺。象。形。指。事。之。別。理。猶。得。成。其。曰。其。字。形。似。合。他。字。而。成。或。合。他。字。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則。不。悟。指。事。本。以。象。形。之。文。為。基。礎。即。所。謂。成。字。者。也。而。其。不。成。字。之。部。分。即。所。以。為。指。事。者。也。即。王。所。謂。或。合。二。體。三。體。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間。以。為。之。主。也。若。完。全。不。合。他。字。而。成。者。即。象。形。之。文。矣。蓋。之。字。之。中。惟。象。形。之。文。任。何。分。析。俱。不。成。字。緣。畫。成。其。物。者。徒。以。點。綫。曲。直。傾。反。之。集。合。表。物。之。形。象。而。已。既。非。以。某。字。之。何。部。分。會。合。而。成。故。雖。有。點。畫。類。某。字。而。不。得。謂。之。以。某。字。相。合。而。成。不。然。即。無。一。字。剖。析。垂。於。兩。體。或。三。體。而。皆。不。成。字。者。若。會。意。形。聲。則。顯。然。以。兩。體。或。兩。體。以。上。之。成。字。者。相。合。而。成。矣。獨。指。事。為。異。類。象。形。而。有。一。體。或。一。體。以。上。之。成。字。者。焉。類。會。意。形。聲。而。有。不。成。字。者。焉。以。是。而。言。既。合。之。條。不。提。於。象。形。會。意。矣。



王筠既明指事異於象形會意者自有其封界而乃復有此蔽者由許以二二為例證而五不悟二之長畫為地之初文二之長畫為天之本字皆非不成字者求其故而不得則自陷於矛盾之說矣張行字亦同此蔽二二而外國難舉例可以證明指事之文非合他字而成者也然指事之文又有茲非加物於象形之文而但就象形之文更變其一部分使別成一字而意義遂異如大為象形之文而側其首為𠂇與大一字揚其手為𠂇金文走字所從實走之初文舉一手以掩面為𠂇即尤字為羞恥之羞本字張兩臂與張兩手為𠂇本書釋字所從之𠂇為有無之無本字金文中或如此作屈其足為𠂇跛之初文人大一字屈足向前為𠂇本書作𠂇金文以為淮夷字即原壤夷侯之夷本字向後為𠂇本書作𠂇跪之初文屈身為𠂇本書作𠂇匍之初文為𠂇本書作𠂇傾伏之傾初文其所更變之部分即人體活動自然之姿態如若甘刃之列加一符號式之筆畫於口刀也然又有一例焉鼎人為𠂇死之初文橫人為𠂇即死字所從之𠂇卧寐之卧本字側人為𠂇見甲文側之初文若此者蓋沿籀簡單之圖語而亦無背於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之條者也本書說解中於指事之字例曰從某其象形或曰從某象某形今說解中多為校者所改

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岳森曰象形一法非實有是物即無從虛造此字倫按造文之初即是作畫圖寫物象務佞其形故象四時之無虧D狀弦魄之有闕也以此推之長鬣軒昂因而制𠂇金文作𠂇巨角羗我由之造𠂇也然微之金甲刻文異體諛多尤以動物之名為甚蓋由作者各從其意正側繁簡本非所拘也然畫成其物不可分析則其原則無以相異象形之文既為獨體理絕疑竇故鳥而張翼便為飛